



章丘地理

埠村东鹅庄常道观,又名倒坐观、老君殿。  
中国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在《中国建筑艺术图集》中专门对常道观建筑特点进行了论述:“章丘常道之直椽窗,在椽内衬以木板,板上并作圆洞,与直椽相映成趣。”并附图详细说明其独特的建筑艺术特点。



幸存的常道观大殿

# 千年常道观: 传说鲁班一夜建成

翟伯成

## 白衣奶奶与石公石母

清道光十三年《章丘县志》记载:“規制奇异,相传鲁班所构。工匠欲仿其遗法,仰视竭目力,出门即忘之。”这段话的意思是,常道观的架构奇异、复杂。传说是由鲁班建造的,后世的工匠想效仿,结果在费力观察之后,一出门就忘记了。

常道观原有一完整的大院,正门朝南,院里最早一共有3座十分气派的大殿,还有古石碑和数棵高大的松树。因战争破坏,加上“文革”时期的人为破坏,两侧的两座大殿已毁坏。正中间的这座大殿得以保留,成了学校的教室,现常道观大殿3间,为木质结构,拱龕收脊,垂脊四倾飞挑,钩心斗角,斗拱

攒承,歇山顶柱。砖雕迎风吻脊走兽。大脊上有骑兽仙人和鸱尾。每条垂脊有6个兽吻,即龙、凤、狮、天马、海马、狻猊,据说它们能祛妖避邪。上覆琉璃大瓦,金光闪烁,与采楹画栋相辉映,色彩斑斓,奇丽壮观。殿内正面塑太上老君,背面是倒坐观音。原大殿东侧为吕祖庙,西侧为关帝庙。大殿后面还有白衣殿,相对较小,老百姓称之为“娃娃殿”,但香火兴旺。旧时有婚后不育的妇女常到此烧香许愿,求白衣奶奶赐儿赐女。在关帝庙和白衣殿之间,有两块人形怪石,状若一对翁媪,面带微笑,含情对视,当地人称之为石公石母。凡进殿观光者,都喜欢到石公石母像前驻足观瞻。

## 大殿为明代早期重修

常道观建于何年无考,传说春秋战国时期,由鲁班在一夜之间建成,仅为传说,还没有发现确凿的证据。但从整体建筑形制来看,具有宋代的特征。现存的常道观为明代早期重修,具有典型的明代建筑特征。这座大殿面阔三间,为单檐四阿顶,即庑殿顶,这是最高的等级,通常用在皇家建筑中。无推山处理,所谓“推山”是将四阿顶正脊向两端推出,是清代之后庑殿顶处理的定

规。该大殿的正脊较短,加上较为平缓的屋面举折,据此可以断定为明代建筑。另外,这座大殿屋脊装饰采用琉璃屋脊和龙吻的大式做法,正脊采用夔龙与卷草结合的夔龙卷草图案;两端龙吻的卷尾已经脱落,残存的拒鸱可以判定为典型的明代早期特征,因为拒鸱在唐代已经出现,明清时则演化为剑把;正脊除了两端的鸱吻,中央雕有宝顶,由葫芦、麒麟、力士等造型构成,这

## 大殿现为东鹅庄小学办公室

针对大殿的斗拱,有专家认为,该大殿斗拱采用五踩重昂斗拱,昂头卷曲的卷昂处理,是典型的民间做法。大殿的正立面有2个柱头斗拱,2个角科斗拱;正立面的明间有3个平身科斗拱,次间也有3个平身科斗拱;屋角有飞檐翼角,角科斗拱之上挑檐桁、大连檐、小连檐、檐椽、飞椽和老角梁、仔角梁等木构件清晰可见。如此构造,的确繁杂,以至于让

日后的工匠“仰视竭目力,出门即忘之”。这样的斗拱设计,也是明初较为显著的特征。因此,现在的这座大殿为明代早期重修的。

现殿院中除有奇花异草外,还有数十株松树。其中一株虬松,高约数丈,亭亭如盖,枝干相间,旁逸斜出。据说100年树身突出一轮,1971年该树被伐,树身恰是22轮,它整整活了2200年。虬松枝上



精美的屋脊

是典型的宗教建筑做法。

这座大殿的屋顶原先铺满绿色琉璃瓦,但因风吹日晒,部分琉璃瓦表面的釉层脱落,形成了目前红绿斑驳的色调;从雕刻的花纹来看,大殿的垂脊同样采用卷草图案,垂脊端部的仙人走兽已大部脱落,翼角的套兽也已残损,仅保留了垂脊;檐口瓦当尚保留勾头、滴水,勾头间有瓦钉遗存,由此可以判断,目前保存的瓦当应为原构。

生有大如手掌的骨朵,据传它有疗疾祛痛的功能,远近群众常来树下拾取。

具有1000多年历史的常道观,经历代风雨侵蚀,如今墙体已斑驳裸露,仅余3间正殿作为东鹅庄小学办公室。但其巧妙的设计,精致的雕刻艺术,随着岁月的打磨,愈发晶莹剔透,散发着古韵的芬芳,展示着古朴和沧桑之美。

## 征稿启事

为了给章丘广大喜爱摄影和文学创作的读者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,《今日章丘》特开辟《绣江亭》专版,《绣江亭》主要包括“我拍我秀”、“章丘地理”和“名人轶事”等栏目。其中,“我拍我秀”主要是为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,投稿图片可以是章丘的风景、人物,也可以是一些有趣的或感人的场景;“章丘地理”主要是介绍章丘本地的一些老街老巷、古镇村落、山川河流,以及和它们有关的故事传说;“名人轶事”则主要是介绍章丘名人一些不为人所熟知的故事。另外,喜欢文学创作的读者也可以将自己创作的散文、诗歌等发给我们,我们将择优刊登。

投稿邮箱:  
qlwbjrzq@163.com

## 绣江史话

## 相公庄历史上的张氏家族

元代初期,世居相公庄(时称崖镇)的张氏家族接连出现多位朝廷大臣,为元朝政权的巩固,奉献了毕生的智慧。

金末元初,战火连年,朝代更替。庄里的人为了躲避战乱,纷纷远走他乡。庄内民生凋敝,田园荒芜。待元朝建立,甫一安定,人们得以陆续返乡,重整家园。乡民张仲看到毁于战乱的学屋,十分痛心。他率子力耕,家计逐渐恢复。此时,他想到的是首先恢复学屋,亲力亲为,尽出资财。学屋建好后,请人执教,让乡里学子学业恢复,村庄重现生机。张仲也因此受到乡人的敬重。

张仲七十一岁亡故后,其子张泽在兄亡弟幼的境况下,独自挑起生活的重担。他继续弘扬先父重教的家风,节俭度日,却为子弟读书不惜银财。他的儿子张斯和谨承父志,为使弟弟张斯立致力于学,年纪轻轻就承担起家务,助弟完成学业。少年有志的张斯立果然不负父兄之望,“日记千言不忘”,得同乡名士刘文瑞器重,举荐到山东提刑按察司做椽史。此后仕途续进,于元成宗大德元年(1297年)春,擢升中书省参知政事,跻身朝廷要臣之列。张泽之孙张友谅也在青年入仕,到元顺宗至元六年(1340年),已是一品翰林兼国史院承旨,“声名赫赫三十余年”。他的兄长张友贤也官至四品,从泰安知州任上辞归。他的儿子张士良亦曾官至五品奉政大夫。由于张友谅的显赫地位,曾祖张仲、祖父张泽均被朝廷追封为清河郡公,父张斯和追封齐国公,彰显了朝廷对张家三代育才的褒奖。

张氏同宗另一弟子张养浩也在元仁宗延祐五年(1318年)任三品礼部尚书。张起岩是章丘县科举史上唯一的状元,官至一品翰林兼国史院承旨,成为一代史学大家,《元史》列有本传。

自元始祖起,相公庄张氏家族便有人入仕为官。至元顺宗朝五十余年,有张斯立、张友谅、张养浩、张起岩四人位列朝廷重臣,为元政权的巩固稳定立下煌煌功业。

(王广忠)

## 恩师,您还好吗

一九八一年,我考入了章丘第十三中学读高中。由于升学成绩数学为满分,所以一直担任数学课代表,对数学老师的印象自然也就很深了。

高一下学期,我们班换了一位叫张业伦的新数学老师,他四十来岁,高高的,瘦瘦的,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,眼镜片上的圈圈特别多。

张老师教数学与众不同。每次上课,总是在黑板上写很多证明的步骤,写满后再自己擦掉,然后接着论证,浑然不顾粉笔灰的骚扰。有时候,遇上某个难题,我们启而不发,张老师就会站在黑板一侧,眼镜片上的圈圈闪现出深邃、睿智的目光,当然还饱含着一丝狡黠,一条腿在微微抖动,就像一把钥匙随时准备开启我们的智慧之门,然后用他那惯有的语气和语速,一边为大家讲解,一边在黑板上不住地耕耘,如春风化雨,润物无声。

一九八三年我们高中毕业,张老师调入章丘一中工作。一中校园东侧的那几间老民房就是他的家。在以后的十来年间,我去看望过他几次,至于几次,至今已经记不清了。

时光荏苒,转眼已有近二十年没有与他谋面了,也没有张老师的任何消息!想必有七十来岁了吧!

张老师,那和蔼、深邃、睿智的张老师,您,还好吗?

(白湖镇中心小学 张庆)